

萬載縣志卷三十

雜記

應智頊之起以武略保聚鄉里初疑爲間左豪右彪勇任俠之徒及觀於其州人生則戴爲父母沒則奉之爲神則又歎其功德所被必由其有豈弟之意温温煦煦以拊循其民而無幾微麤猛嚴厲之氣斯所以沒世不忘也謂之循吏抑何媿焉

王謨十代文獻畧

唐僖宗文德元年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強食足未易圖也

通鑑綱目

自廣明庚子之亂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國率

萬載縣志

卷三十 雜記

一

不以貢士爲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乃孳孳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言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求首薦者歲嘗不下數輩

唐摭言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少遊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傳本豫章人少倜儻以勇毅聞於鄉里不事農桑恒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

會傳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方二三里谿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栗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麤卽以僕人所持白挺山立而拒之虎卽直搏傳傳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亦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卽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擎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卽揮刃前斫虎腰旣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傳以鬪虎之名爲眾所服

推爲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耳目記

鍾傳鎮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傳以歷日包一橘置袖

中令射客云太歲當頭坐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

庭香

鄭文寶南唐近事

上藍和尙在洪州甚爲鍾傳敬禮疾篤傳省之求一言相付和尙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鐘鎚明年春淮帥引兵奄至洪州果陷江南遂爲楊氏所有

全唐詩話

梁太祖乾化時諸州長吏多武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

誥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洪州進士宋齊邱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曹悰爲腹心

通鑑綱目

吳順義中差官與販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調課亦科錢宋齊邱時爲員外郎上策乞虛抬時價而折綢絹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必與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綢六百文綿

萬載縣志

卷三十 雜記

三

每兩十五文齊邱請絹每疋抬爲一貫七百綢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邱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卽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邱之事美矣徐知誥乃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邱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惟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覲於偏聞之臣乎

容齋隨筆

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萬國老宋齊邱機變

如神可當十萬

說見龍衮江南野錄

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齊邱以反間

死方五代之際天下分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於深山大

澤之間以不仕爲得而馮道有重名於中原齊邱擅眾譽於

江表觀其人可以知其時之治亂矣周師之犯淮南齊邱實

預議論雖元宗不盡用然使展盡其籌策亦非能決勝保境

者且世宗豈畏齊邱機變而間之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

齊邱殺之故其黨附會爲此說非其實也予論序齊邱事盡

黜當時愛憎之論而錄其實覽者得詳焉

陸游南唐書

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昇中主璟二世皆爲僕射璟愛其才一

日選景於華林廣席獻羯鼓詩曰巧斲牙牀鏤紫金最宜平

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爲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瓏孤

鵲噪枝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

又嘗獻鳳凰臺詩曰嵯峨壓洪泉峯客撐碧落

闕

哉秦始皇

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威龍虎健水黑螭

屨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燁爍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磽确倒

掛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松棲鸞鷲梁間燕教

雛石罅虺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

蕭寺鐸掃地驅塵埃翦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

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并草舍臨春閣芙蓉如

佳人迴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腳夜半鼠窸窣天



見餞酒一鍾贈之金扼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李不自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除袁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鄭文寶南唐近事

徐楚金端人也其爲徵古作記稱以吾師意其學行在當時亦非碌碌者徒以比周陳覺傅會齊邱遂至目爲僉邪爲世嫉憎則甚矣朋黨之累人也班固之於竇憲也馬融之於梁冀也陸機潘岳之於賈謐也柳宗元劉禹錫之於王叔文也其人文章經濟豈不足以自致功名而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殷鑒不遠自古而然夫防風侏儒各有一節執其一節即可定其身之長短然而相士者於此又有截長補短之法焉徵古

萬載縣志

卷三十 雜記

六

人品不必深論至以經術潤色吏治亦不可謂非其所長予故不取南唐書而別采他籍以入於循吏傳斯亦瑕瑜不掩之意也

王謨十代文獻畧

按記中敘述吾師語似指孔子

宋太祖欲伐江南萬載徐鉉入奏乞罷兵太祖曰江南主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

周深坡長編鈔

徐常侍入汴市一宅居後見宅主貧甚曰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是耶吾近撰碑文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濟其人亟辭亟命左右輦致之其厚德如此

老學叢談

萬載徐鉉寓邠州死家人挈喪歸道出一邑時索細爲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叟徐鉉來謁曰僕有所懇平生本廉介向在

江南爲學士時嘗勉強徇情誤受人一寶帶不獲固辭爲囑  
執政更定一獄雖事不在法情有可原然或不免貪財罔上  
之罪今旅魂過海神廟下恐不及徧察生平緣此案不相容  
君爲邑宰統隸版籍乞爲吾謝之言訖不見細異其事乃爲  
請禱柩過如飛云

黃東重航中帆

徐鉉爲人忠厚不以位貌驕人在海州時蒯亮爲錄事叅軍鉉  
與往還如僚友有印粲者獻詩曰不將才業暫時誇人仰聲  
名徧海涯月滿朝衣聽禁漏更闌分直埽宮花諫書未上先  
焚稿御筆曾傳立草麻見說下朝無一事小池栽葦學僧家  
徐錯撰義門陳氏書堂記有男女長幼以屬會之辭旣已授之  
又密令寫碑人自於末添一食字或問故曰非食無以義聚  
欲以此一字爲陳氏子孫之誡耳

萬載縣志

卷二十一 雜記

七

徐錯以屯田郎中知制誥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每抑之  
錯遂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舍人但兄弟並居  
清要物忌太甚請少緩之使衆稱淹恤進固未晚錯頗怏怏  
簡言徐出妓佑酒壘唱歌辭皆錯所製錯乃大喜起謝歸告  
兄鉉鉉曰汝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耶

江南餘載

淶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極甘美與

湘東鄴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鄴淶酒

盛宏之荊州記

葉夢鼎字鎮之淳祐年知袁州言袁郡山多田少請特免和糴

轉運復下米三萬力請罷之毀萬載旗箭村淫祠塞其妖井

宋史 龍鐔以國子監生超擢為浙江按察使同時如阮友章為福建

按察使王平為北平又為左右參政二十五人一時銓補豈

空印事發耶 弇州別集

岱源過講鄉者相傳十二真君講道經於是因各其鄉而立祠

焉後燬正統間虎出為患歲仍禳李孟友於舊址建真君壇

虎他徙崇禱輒應居民德之并祀孟友於壇 本舊志

彭汪所居鄰家失火汪前夕夢一紅臉人以金尺量各屋檐至

汪宅謂其僕從曰此善人也免之後火發被焚者數十家汪

萬載縣志

卷三一 雜記

八

宅獨存 舊志

前明間有屠沽晨逾山凹見虎蹲立援樹避之凹前一婦抱孩

至鞵帶解乃置孩虎背結鞵復抱下凹虎去問之曰石也知

為彭姓寡婦因奇而娶之延師課其子後家中落愠甚時村

有富者入市過古廟聞廟中語曰今日彭老爺來此受責矣

入廟闐然疑之立於市適屠偕子行屈指格之子號泣詰其

故曰此彭氏兒也吾錢已盡索紙筆無已時富者曰母余代

之自是讀書十餘年皆富者力後由舉人官二千石 本府志

子抵上高十日後

順治乙酉十二月也

萬載署令杜之子杜子衿從省來

求子撥兵護送往萬載收父骸予如所請具優卹金六兩同



牌給之杜抵萬載得父骸棺斂以舟載回因擄掠萬載良家婦女二十餘匿舟內度上高袁州刑館二役知而稟予予曰有處杜見予謝卹予曰尊翁在袁同事誼屬同寅當親弔發票示橋子杜船毋得擅放旋具二金折弔儀詣杜舟哭杜禮畢袁二役稟予云云指南岸一小舟曰在彼予命移舟親閱婦女見予俱大哭求救命予謂求父遺骸孝子也擄掠婦女則寇矣不可遂命小舟泊南岸其婦女一一停予寓所內具飲食款之次日卽命小舟計口授糧造冊付袁二役押回萬載取領各歸其家

黃鼎彝蕩平附記

舊志載康熙十七年諸生呈請科舉盤費邑侯吳克庵批云賓

萬載縣志

卷三十 雜記

九

興盛典往例自當舉行况本縣作養爲心期望尤切除照舊例外更當竭力破格以備諸生資斧二十年又值賓興則常白山實爲宰除祖餞撥船外每名餽贖四兩府縣學舉首倍之二公皆廉吏也且適當瘡痍未復官私交困之時而培植殷殷如是後之有心造士者可以勸矣舊志錄之有旨哉李元運翠園以善書名嘗游省垣與居停至肆閱書畫俱不屑意最後出一幅輒擲還之致口角復取而碎之肆主大譁居停許償金不可必欲得原書元運笑曰易耳索紙疾書數幅乃知所碎故其筆也

古漏壺需人守候黃茅周許仙自運巧思製錫壺三上高源壺

次均漏壺又次昇潮壺又設過水瓶定水壺分水引水龍俱用錫製最下置一瓦盆爲迴龍池定水壺側縣小鐘鐘下有槌有車輪若水確然昇潮壺內植木爲漏箭標十二時塑一小童捧之下安箭舟先審定時刻較準昇潮壺中漏箭將水注高源壺合滿徐徐自流以次遞下每交初刻及正刻定水壺滿自行傾洩車轉鐘鳴潮亦隨昇小童捧箭並起迄箭盡水盈壺下小孔旋流轉引水龍中洩入迴龍池潮水漸退箭舟亦漸低其上漏水仍微流不息漸積漸滿箭仍漸長如初每日僅從迴龍池運水高源壺一次

跋

志之為言記也書之於版曰志存之於心亦曰志志不一而能志一邑之文物典章未之有也萬志自雍正迄道光凡三修客歲中丞劉公將修通志徵乘於邑金翥雲明府屬德續輯以譴陋辭不獲於是披讀舊志見考據之精紀載之確前人所編已成善本踵事而增固自易易所患人心未合意見未融有所窒礙耳因與同事

萬載縣志

跋

一

諸君折衷至當一以中丞刊發章程為準規模粗定而德供職入都雖遠離桑梓未嘗不惴惴焉恐其志之未合而事之不成也今年春諸君計偕來京告德曰吾邑之志成矣向慮其難合者今竟合矣夫人心之萃渙凡事之舉廢所關今吾邑人舉曩昔齟齬之意渙然冰釋和衷共濟以求其成可不謂衆心既萃歟行見正人心以正風俗宰官師儒表率鄉閭以仰副

聖天子漸仁摩義之雅化康樂和親睦婣任卹且上  
而登太史之書矣豈獨志乘之善云乎哉至於  
斟酌舊志補輯新編則諸君子之力為多而德  
亦獲附名書後不亦榮乎因僭綴數言歸之以  
志慶同治辛未仲春邑人辛孚德謹跋

